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第六十二回 安欽差鄧家莊聚會 侯頭目太平濱動身

上回書說至安欽差在天目山營中，候得田總兵已到，忙將兵符令箭面交田總兵，囑咐他在此圍困山林，格外小心，不要被賊人偷走；凡有人跡不到之處，俱挖下壕溝，派人看守。郝、周、韓、謝四將意欲同欽差回莊，因總兵再三挽留，說道：「你四位若去，我就不敢當此重任了。」安欽差聽總兵之言，止得轉勸四人仍在營中效力，「等我此去，或尋出一個機緣，破了此山，省得久在外邊受苦。」四將無奈，仍在營中。安欽差隨即動身，一路無話。那一日到了鄧莊，進莊後先見了老翁與褚大娘子、二姑娘，然後才見舅母與珍姑娘。大家見禮已畢，歸座。鄧翁問起營中情形，安公子細說一遍。鄧翁道：「這樣說來，真正無法可想。就是仙東指引挖地道，也是難事：要從下往上挖入山中，至少也要數十里之遠，曠日延遲，何日收功呢？」正說到此，褚一官進來回道：「二歐要進來叩見，同他家眷六人，都在外面候信。」

安公子道：「請他進來相見。我正要問他可有什麼妙計，能攻破天目山。那天目山中的賊人，他可有認識之人，還有那山中怎樣一個地勢，不知他去過否，我要問他個細底呢。」褚一官聽了這一番話，忙出來帶領二歐與碧氏母女六人，一齊入內。

到了內堂，安公子先起身站立在一旁，用目細瞧這歐家一門，是怎樣一個人物。但見二歐在前，後面隨著兩個婦人，末後是兩個女子。走進內堂，往上一看，連忙一齊跪下，口稱：「欽差大人在上，罪犯歐載、歐鵬與妻子、弟婦、女兒、姪女，特來叩見，拜謝救命之恩。」說罷，連叩了九個頭，真是角崩在地，碰得有響聲。安公子忙令人扶起，說道：「壯士肯棄邪歸正，將來為國家出力，你我都是一殿之臣。聽說你與褚一爺結拜，又將令愛寄拜在褚姑奶奶名下，更是親戚了，千萬不要客氣。等我假滿到營，二位一同前去立功，寶眷就居住此地，有鄧翁照應，盡可放心。還有郝、周諸人眷屬也在此地，曾見過否？」二歐答道：「已去拜望過，很蒙青眼。就是妻女們也去見過那郝、謝、週三位奶奶，郝家姑娘、謝家姑娘甚愛我們兩女，要結為姊妹。將來一定在此置產居住；已遣人往太平濱去取船上的家產，恐關津阻攔，褚一爺有人同往，說是由軍營請支令箭，此事大人知道否？」安公子道：「我動身之時，未見有人來請令箭，好在田總兵在營，聞信自然給箭，大約一路決無阻攔。聞說有五位頭領，我倒要見見這五人。」二歐道：「袁、唐等五人現止有三人在此，袁、唐二人已往太平濱去取家產去了。這蔣、許、齊三人在外恭候，請示就此時傳見否？」安公子道：「快請進來罷！」

於是二歐出去；帶領蔣、許、齊三人進入內堂。一上台階，三人即止住腳步，往上瞧見欽差，慌忙跪下，叩首在地。欽差忙令人扶了起來，細看這三人相貌，也還良善，遂問了他出身來歷。三人據實告稟，說道：「罪犯等五人本是良民，因家貧，販賣私鹽，為鹽商拿住，送官究辦。用非刑拷打，幾乎喪命。坐監半年，九死一生。後來還將我等充軍，在海口遇見兩位歐寨主，救了土船，收在船上做頭目，雖曾搶劫客商金銀，卻未傷過一人性命。此係真情，並無虛話。」安公子聞言道：「據你所說，非甘心為盜可比，如今既棄邪歸正，須要替皇家出力，好蓋前愆。」三人答應：「謹遵大人金諭。」安公子復問道：「那天目山的宋賊，你們知道他來歷否？他那山寨，你們有人去過否？」二歐答道：「那宋賊從不與我們交往。聞聽人說，他也認識那妖僧，他那山寨地方不大，險要非常，攻破很不容易。」和道：「我想起一個人來了，就是看守船隻那個侯蒙，他曾在天目山住過。常聽他說，周圍有多寬，內裡有許多山洞，深有百丈、數十丈者數處，要問細底，等他日不就來，那時問他，即可得其地利也。」安公子聞聽侯蒙能知天目山地利，心中大喜，吩咐五人道：「你們五位且在此暫住，等候來到，再問其詳。若能熟悉地利，好助我破山，將來大家立功，在此一載你等家眷在此，仰仗鄧翁，諸人諒可放心。若能將船中蓄積全數搬來，不愁置產無資。」眾人聞言，齊聲道：「正是。」隨即辭別，出外面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袁聲萬、唐振聲帶領著兩名兵丁，往天目山營盤那條路上而來，走的是小路，抄近百餘里，因此與欽差錯過。及至到了營中，才知欽差已動身赴鄧莊，田總兵已到營代理。二人進營，參見田總兵，說明原由。總兵留他二人住了一宿，次早送行，果然給了他令箭一支，又請文案處發了護票一張。此係顧朗山在營中定下章程，凡有要緊差事，必須給護票，好令沿途驗票放行。此時朗山還在營中，要聽欽差回音，可有甚麼妙計。因仙東上說挖地道一節，朗山囑安公子向鄧翁相商，兼問二歐可有妙計。朗山本欲同欽差赴鄧莊，又是田總兵留他，且住半月，等營中諸事料理有頭緒，可以代辦，然後再送朗山赴莊，與欽差諸人聚會。

這事表過。接說袁、唐二人由營動身，出文登縣口，乘船到太平濱，尋著了那侯蒙，將二歐的信取出，交與侯蒙，細述一切。命他將船上所有值錢東西，一總收拾好了，先用船載進口，然後或用車，或用騾馱，大概走內河到德州上岸，旱路不過三四天，就可以到鄧莊了，「你先去收拾去罷。」侯蒙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何妨同我一同上船去收拾，煩你點數，開單清楚，好去交代。依我意思，將上等金銀細軟裝在箱內，其次值錢東西如衣物器皿，可以帶去；如木器傢伙、碗盞之類，似乎可以不必帶去，賞給船上不跟去的人。你看我這主意如何？」袁、唐道：「所見甚是，就這樣辦罷，也不必大忙，多的日子都耽擱了，何在乎這一二日。」侯蒙道：「你那裡知道我性子最急？巴不得立刻就把這些東西當面交代才好，我那就無事，省得朝夕心驚膽戰。」袁、唐二人道：「你是實心，所以如此，其實忙不得的。常言道：忙中有錯。你止顧性急，萬一把東西收拾得不妥，路上碰壞，那可受埋怨了。不如消消停停，一樣樣慢慢收拾起來，東西又不得壞，人也有省力的時候，總不過是船中東西，給他帶去，還有什麼·說的？還有一層，那些個人也預先問他們一聲，誰願跟去，誰不跟去，共有多少人數，也得斟酌開消。跟去的人，自然將來隨在一處，仍是一家；不跟去的人，也得分出一個陳人新人。跟隨年久者是陳人，從此一別，不知何日再見。那些剩下不帶去的東西，多給他些，還須給他些口糧，好勸他回鄉務農，不要再做強盜。那新收的弟兄，止鬚髮給他盤費，勸他一番，任憑他歸鄉也好，仍舊去做綠林，也止得由他。」侯蒙道：「此間船上的人共有百餘名，大半都是寨主起手共事之人。平日他們也嘗慮及做海盜，終有一日報應，無奈身在其間，不得不聽號令。如今既然寨主投誠，願替皇家出力，不惟立功，還可洗罪。他們聽了這個信息，十分歡喜，深盼寨主來喚他們前去軍營，幫助立功，把那盜名除盡，算是一個將功折罪之人。據我看起來，那陳人多半是願去的。剩下那些新人，一半是飛空島的鄉人，有家可歸，聽憑自便，臨走時多給他們盤費，也就是了。」袁、唐二人道：「就是如此。」說罷，又催他去打點船上東西。

袁、唐二人跟隨他一路上船，侯蒙忙去開了船艙，把艙中整只的箱子抬了出來，打開細檢，命人取來筆墨賬簿，請袁聲萬照數登簿。侯蒙於是把箱中之物重新點過，再裝入箱。每點一物，袁聲萬即書寫編號，點完一箱，再換一箱。袁聲萬覺得十分累贅，唐振聲忙來更換，話休煩敘。如此詳細檢點，整整三日，方才將上等箱子點完裝好，外面用麻布包好，用繩綁定。

然後再點其次之物，又費了一天功夫。隨後將零星物件點清，擇其需用值錢之物帶去，此外零碎等物一概不帶，問明船上有不願去之人，把此項不帶去的各物，全數付與，任憑或賣或留。這些零星碎物全不記賬，全賞與那不同去之人。

這樣料理，直鬧了五日，才算大功告成。侯蒙尚不覺怎樣，袁、唐二人直累得腰酸腿痛，週身無力。二人對侯蒙道：「老哥哥，我算服了你了！如此精神，這樣費心勞力，仍不覺乏困，實在難得。我二人不過換替著開開單子，已經累得七死八活，四肢無力，腰腿疼痛，若再要這樣勞乏，真正來不及了。」侯蒙道：「你二位是一向受用慣的，所以勞碌不起。我是一個苦人出身，慢說這五日收拾東西不覺勞苦，就是經年累月肩挑貿易，奔走街坊，也不知道吃力，所謂『習慣成自然』也。如今東西已收拾好了十分之七，還有三分之物，讓我一人料理，也不用開單。再得兩天功夫，大功成矣。」袁、唐二人道：「也只好奉求你老哥哥一人偏勞，我二人要歇息歇息，養養精神，才好上路。」侯蒙道：「如此請便。你二位儘管去歇息消遣，不必拘束。」袁、唐二人遂在船上倒頭就睡，直睡了兩天，才歇過了乏。

那時侯蒙已將所有應帶去之物，都綁紮好了，連箱子等項，共有六七十件，裝載兩隻船上。所有願去之人共五十餘人，不願去

之人亦六七十人。侯蒙把船中不帶去之物分與那些不去之人，又每人給與路費銀數兩，囑咐他各自歸鄉耕田種地，做個好百姓，再不可又去投在綠林。充當強盜，將來後悔無及。那些人倒也聽話，果然各人散歸故里，耕種營生，不再失身為盜也。這同去的五十餘人，各人都有些隨身行李，每人一二件不等，竟裝滿了兩隻船，連運載歐家東西之船，共是四隻。侯蒙尚恐船重人多，格外擇了兩隻新船，單備人坐，一隻是請袁、唐二人與自己乘坐，後面安排伙食；一隻給同去之人坐，止許三十餘人坐，十餘人分數人在東西船上看守，分數人在坐船伺候。諸事料理的妥當，剩下船隻賞與鄰船漁翁釣叟，作個記念。

安排已好，約定次日開船進口。坐船在頭一排走，袁、唐、侯三人打頭站。每逢關口，有的是令箭、護票，不怕阻攔。

那一日，大家商議當夜在此停泊，明日即走，須要痛飲一醉，以壯行色。更有那些鄰船漁翁、釣叟等，與那些不同去之人，每人派了分子，到島中一個熱鬧村莊上去買了些雞肉菜酒，配上新魚，於是烹魚煮肉，端整了數席，先擺了一席，在船上請袁、唐、侯三位一醉，其餘大家或在船上，或在岸邊，擺下酒肴，諸人人座，做一個送行大會。其時天將黃昏，大家飲起酒來，人人鼓起精神，放量飲酒。有的說說笑笑，有的豁拳行令，歡聲滿耳。袁、唐、侯三人飲酒半醉。袁聲萬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向侯蒙問道：

「我倒來了這裡這些日子，眼看明日就要回去了，也忘記問你一個人如今到那裡去了？」侯蒙道：「你問的是誰？」袁聲萬道：「那個鐵頭陀那裡去了？」你總該知道。」侯蒙道：「你問的他麼？說起來話長。他自從到了太平濱船上，見了二位寨主，訴說他的苦處，說是都因為要替張七大王報仇，千方百計托張七替他保守老家，他一人下山，要想去行刺欽差。那知那欽差更厲害，在好幾個地方打聽，公館倒有三四處，都說是欽差寓所。那和尚先到了一處，黑夜之間上了公館的房，往下一看，是黑洞洞的，下去尋路，忽然會昏迷看不出東西南北，直闖了一夜，尋不著欽差住房。到了天明，止得回歸下處。又打聽旁人說欽差不在此地，在某處，相隔數百里路途。那和尚又往那裡去，又是撲了一個空，又不在那裡。第三次卻不好了，在公館中下去，不料有了防備，不用別樣兵器，單用汲水筒打水槍，那水內有穢物，又臭又髒，污了和尚一身。和尚無奈，回到店中。哪知被水一衝，穢物一壓，竟把他法術全行破了。他又氣又羞，登時生起傷寒病來了，起不了牀，睡倒客店。幸虧遇著一個好心店主人，替他延醫服藥，足足的治了半月才好。養息了幾天，正想回山，這個時候，欽差早已遣人把他的羊角嶺攻破了，張七大王也拿去了。他聽了這信息，才出海口，來投奔兩位寨主。湊巧碰著熟人，方領他上船相會。」

袁、唐二人道：「這些事我都知道，問的是他現在何處？」

侯蒙道：「話須從頭說起，你且聽我再說。他自從到得船上，無精失神，每日歎氣唉聲。問他何故，他道他的武藝有限，全仗法力，如今法力被穢水沖破，怎能報仇？又聽張七被斬，他才哀告咱家寨主，興兵進口報仇。他原說隨後就進口相助，誰知寨主去後三天，他在岸上碰見了一個人，說起此去南邊二十里外，有一個海汊，汊中有個島，島名藏空島，約有數里寬大。」

島中有一個廟，名法惠寺。寺內有三個和尚，帶領著十幾個徒弟在寺中修煉，頗有法術。那和尚聽了這話，當日就要了一隻小船，往藏空島去了。過了十餘日，差人來下書，書中說他到了法惠寺，與三位和尚講究，甚是投機。那三位和尚法力比他更高，他結拜，安心在寺修煉，等法力煉成，即可同那三人來一齊出兵，去拿那安欽差報仇雪恨，請兩位寨主且寬心，等候緩日用兵云云，算來有兩個月矣。所以我們這裡連打敗戰和一切事，他並不知曉。我們不過知道有這個地名，到底相隔多遠，實在不十分明白。就是那送他去的那只船，也並未回來。他那下書的，也止來過一次。目下我等一總都去了，他等到百日以後來此，不見一人，看他怎樣報仇？」袁、唐二人道：「他有妖術，萬一他暗中行刺，如何防備？」侯蒙道：「自古邪不勝正，又道牡丹雖好，也要綠葉扶持。妖僧止得一人，料他孤掌難鳴。」

袁聲萬忽然想起天目山挖地道一事，向侯蒙道：「我從前聽你說過，你曾到過天目山，那山中路徑，你一定知道。聞此山十分險峻，竟無法可破，三面都是懸岩削壁，但有山後一條路，又是曲折窄狹，樹木參差，荊棘塞滿，人不能落腳。安欽差與顧師爺商議，要挖地道，不知地道能挖通否？你何妨說說。」

侯蒙聽了這話，說道：「我當初去那天目山之時，宋萬超尚未落草。據山上那時是一伙無聊之徒，商量要去挖煤，約了我們數十人進山。有一個福建人說會看煤苗，所以大家聽他指使。他叫挖那處，就挖那處；連挖了幾十處，雖有兩三處有煤，可惜不料後來被山中土人報官封禁，將我等趕跑。所以我知道那山的路徑，如真要挖地道，止須從山背後挖起，不過十里遠近，即通那山中一個中眼洞。那洞中寬大，足可藏兵。等人馬到齊，出其不意，由洞中殺進山去，立刻破山。」袁、唐二人忙道：「那洞口方向、路徑你還記得麼？」侯蒙道：「記得。」袁、唐道：「如此妙極了，快快動身，去鄧莊見欽差獻計罷。如此事成功，你是攻天目山第一功臣。」三人說了一會話，酒醉飯飽，大家安寢。

次早天明起來，三人吩咐船家開船，動身往海口內地而來。